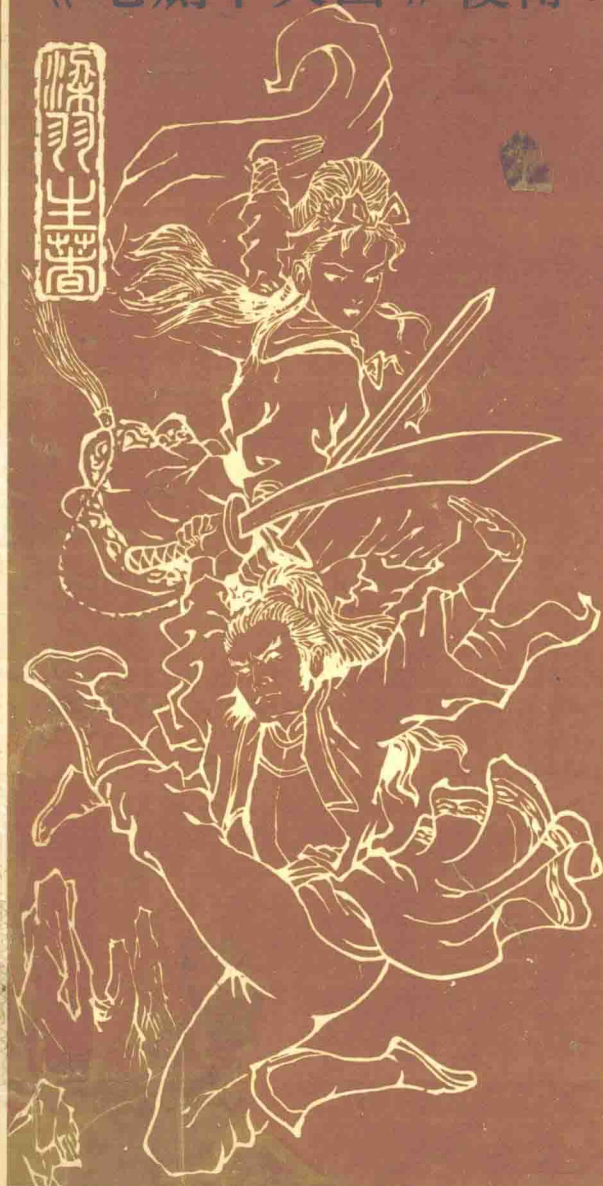


《七劍下天山》後傳

天
山
劍
寒
錄

天山劍寒錄

中原農民出版社



〈香港〉梁羽生先生名著《七剑下天山》后传

天

七劍下天山
章

寒
录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独孤劍藏書

中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九月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天山剑寒录

独孤剑 著

责任编辑：玉石

*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长沙市环保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/1092 毫米 32 开本 24 印张 490 千字
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40240 册

ISBN7—80538—388—X/I·165

(全套三册) 定价：12.80 元



龍三太

紅玉

崔宁

長眉刺客



丘俊

小門神



奇命飞鷹

曲武

少

營統領

花軍門



紅燈教主
王聰兒



也妹 苗丕

目 录

多情公子	(1)
恩恩仇仇	(18)
无可奈何花落去	(34)
太 白 楼	(51)
春风不度玉门关	(69)
小 红 巾	(85)
雪殿冰宫	(120)
白莲圣母	(136)
飞红巾之死	(154)
红衣喇嘛	(174)
噩 耗	(204)
古道侠影	(224)

多情公子

拂晓前，几匹马驰进成都。

成都是座繁华的古城，别名芙蓉城、锦官城，又称蜀都，围城数十里，穿城九里三，街道纵横，店铺林立，有总督府将军府以下数十道衙门，还有专供旗人居住的满城。人文荟萃、商贾云集，冠盖车马招摇过市。

几匹马穿街过巷，在一座铜环朱门的衙门前下马。朱门半掩半开，值班的衙役惺忪着双眼，呵欠连天，正欲询问，一个壮汉大声道：

“快请老爷升堂，逮住了叛匪女头目！”

衙役“啊呀”一声，向内跑去。

几条壮汉一拥而入，在院子里拴好了马，从雪狮的马鞍上解下灵芝。她的四肢已经麻木了，壮汉们称她为叛匪女头目，看来是凶多吉少了。

不多时，里面吼起了堂威，一迭传呼声：

“带叛匪哪！”

四个执红黑棍的衙役大步走来，命几个壮汉押女叛匪上堂。灵芝仍被网着，由两个衙役搀扶，走上大堂，她看见了回避牌、肃静牌，华阳县正堂的官衔牌，明镜高悬的金字匾，排列着

两行执红黑棍的衙役，堂上坐一位翎顶官袍的县太爷，八字胡，绿豆眼，正打量上堂来的女叛匪，似乎有几分惊奇。

壮汉们一字儿跪下，禀道：“小民们逮住从苗疆逃来的女叛首，特解来领赏。”

县官眯缝着眼：“怎么把女犯人网着？”

“她厉害得很哪！”

“她会飞？解开！”

“老爷，她是有名的飞刀女侠！”

“多嘴，公堂之上本县说了算！”

“老爷，她杀人如麻，花军门大人都被她杀成重伤……”

“搜身！”

“喳！”

两个衙役应声上前，县官挥手制止：“慢，犯人是女的，唤两个女牢头来！”

似乎早有准备，两个胖大女人应声而出，直奔灵芝，松了网，搜缴她的宝剑、飞刀袋、迷魂针袋，两边挟持着，似乎真的怕她飞走，或者在公堂行凶。

灵芝饥疲不堪，无意咆哮公堂。

县官这才问：“呔，下站的女犯为何不跪？”

衙役们吼了声堂威。

灵芝不理，两个女牢头用力按她跪下，但见她两手一动，女牢头仰面倒了。她们爬起来，怒向灵芝挥起了拳头。

县官挥手道：“罢了，由她站着！本县问你可是由苗疆逃来？”

灵芝傲然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“叫甚么名字？”

“白灵芝！”

“可有绰号？”

“飞刀女侠！”

“花军门可是你杀伤的？”

“可惜他的命长，没有死！”

“痛快！本县就喜欢敢作敢当的英雄，不必问了，送她去女监！”

“喳！”衙役们一声吼。

“退堂！”

“喳！”又是一声吼。

灵芝被两个女牢头挟持着从大堂左侧穿过几条甬道，推进一步牢房。天已大亮了，看得见有床有凳，被褥似乎刚换过，很干净，床头有梳镜等物，不象传说中的牢房，倒象普通人家的卧室，四壁砖墙，窗户很高很小，门是木枋的，很厚。女牢头并不凶恶，关门上锁时，笑嘻嘻地求她：

“女侠，委屈你了，求求你，别砸了我们的饭碗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女侠跑了，我们就吃苦了！”

灵芝不愿再答应，照她的武功，这间牢房是关不住她的，甚至在大堂上也可以逃走，可是她太疲倦了，从昨天起水米未进，又和穆克敏斗剑，出了一身汗，至今仍凉飕飕的，同时她不能徒手逃走，雪狮、莫邪宝剑、飞刀、迷魂针全丢了，怎么去天山？

奇怪，这伙歹徒怎么知道她是飞刀女侠？怎么知道她伤了花连布？

似乎有人撒下了一张网，一直在追踪她，这撒网者是谁？

她终于落网了……

半个时辰后，两个女牢头来了，一个捧热水，一个端饭菜，笑容满面地请她洗脸，用餐。她们道：“知县大人吩咐，女侠是总督衙门的要犯，不能亏待，要吃好吃饱。因此，女侠只管吃，需要什么，只管招呼我们。”

灵芝不愿理睬女牢头，饭菜很不错，有鱼有肉，她端起碗便吃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剑仙侠客也离不开人间烟火。在梵净山时，爷爷修真养性，有时三两天不思饮食，她曾调皮地问爷爷：

“爷爷，你快成神仙了吧？”

爷爷说：“傻女，爷爷老了，有时感到气闷，吃不下，睡不好……”

“修成神仙了，就不吃人间烟火了吧？”

“哪能呢，王母娘娘还吃蟠桃哩！”

她吃饱了，在牢房里提神凝气，活动筋骨，这狗官倒是个菩萨心肠，没有折磨她，没有关她进地牢，也好，她决定天黑后破窗而出，寻找雪狮、宝剑。

大约是中午，杂沓的脚步传来，女牢头开了门。灵芝盘腿坐在床上，看见七八个戴红缨帽挎腰刀的衙役，拥簇着华阳知县和一位华服炫饰的年轻公子，缓步走来。八字胡县官手指牢房，向年轻公子谄笑：

“公子请看，这间牢房关的就是女叛匪。”

灵芝看清那公子了：穆克敏！

穆克敏也看见灵芝了，“啊”了一声，抢步进了牢房，抱拳道：

“啊呀呀，这不是灵芝女侠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，简直是……”

灵芝端坐不动。

穆克敏回头问县官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县官惶恐地：“这个……”

穆克敏气汹汹地：“灵芝女侠是我敬慕的巾帼英雄，你们真是胡闹，怎么能随便关押！”

县官争辩道：“公子息怒！近日盛传苗匪探子窜入成都，女侠单人独骑夜行，所以……”

“有叛匪证据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告诉你，家父近有信使来，灵芝女侠北上，负有秘密使命，嘱我盛情接待，连日来派人迎候，你们却偷鸡摸狗的……”

县官喏喏连声：“荒唐，荒唐，既是公子的贵客，军门大人又有信使关照，下官向这位女侠道歉了！”说着向灵芝深深一揖。

灵芝冷笑着，猜不透他们是何居心。

穆克敏向随从吼道：“愣着干吗？还不快给灵芝女侠备衣，侍候梳洗！”

随从们曲膝打千：“喳！”

不多时，四个丫头捧热水捧梳镜捧衣裙捧珠宝头饰，鱼贯而进，环立在灵芝面前。

穆克敏抱拳含笑：“恕穆某失职，恭请女侠梳洗更衣，去舍下盘桓几日，家母也十分仰慕女侠的高洁，渴望相见。”

他和县官躬身退出。

两个女牢头也向灵芝告罪：“婢子有眼无珠，求女侠大人不见小人过，在穆克公子面前美言几句！”

灵芝没有理睬女牢头的唠叨，这戏剧性的变化，是祸是

福？穆克敏究竟是什么人？仅仅是提督公子么？她问女牢头：

“这穆公子当的什么官？”

女牢头来了兴致：“阿弥陀佛，穆公子才不愿当官哩！据说万岁爷赏他当八府巡按，他辞谢了。仗义疏财，救人危难，武功高强，能飞剑取人首，世人称他为赛孟尝，古时有个孟尝君也仗义疏财——女侠既是穆公子的贵客，也一定是好人，怪我们白长了一双眼睛。”

灵芝暗自忖度，穆克敏号称赛孟尝，又有惊人的武功，如此年轻，倒是个人物，见一见再作打算。

四个训练有素的丫头，一迭声：“请姑娘梳洗。”

灵芝不便推辞，洗脸梳头，看那盘中的衣裙首饰时，大为惊异：白绸内衣白绸褂子白绸裙，褂子上绣有肉色的嫦娥奔月图案，首饰也是素色的，白玉簪子珊瑚钗。好个穆克敏，怎么知道她喜欢白色？在梵净山，常年穿的葛布衣裙，下山后也很少穿过绸缎。

她这才发觉身上的衣裤破烂了，男装的长衫马褂破了，帽子丢了，剩下一头墨黑的长发，也许她活泼惯了，受不了男装的束缚，罢了，父母给了我女儿身，何必遮遮掩掩！

且不管它，穿戴了再和姓穆的周旋。

丫头侍候她穿戴齐整，女牢头惊得呆了，天下竟有如此美貌的姑娘，简直是天仙下凡！丫头们也啧啧惊叹。

穆克敏站在丈远之外躬身相请，他那双孔雀眼熠熠生辉，注视着他神交已久的丽人。灵芝野惯了，没有大家闺秀的羞涩，随丫头走出牢房，落落大方地向穆克敏抱拳：

“穆公子慷慨相助，小女子这里谢了！不知我的马匹

.....”

“请女侠放心，马匹、宝剑，已命下人送至舍下，请！”

灵芝随穆克敏走出县衙，华阳知县又再三道歉，然后请灵芝上轿。穆克敏骑马护送，直奔提督衙门。

提督衙门十分辉煌，石狮雄踞，黑漆虎头铜环大门口，高悬两盏硕大的官衙宫灯，大门里两侧有刀枪架，插十杆豹尾枪，八个挎腰刀的门卫排列着。

灵芝的轿子直至二堂前才停下，丫头撩开轿帘，请灵芝小姐下轿。

灵芝弓腰出了轿门，她生平第一次坐轿，很别扭，晃悠悠，看不见大街，没趣。站定后，便见三五个丫头拥簇着一位旗装贵妇，笑吟吟地向她迎来，穆克敏抢前两步，向灵芝介绍：

“灵芝女侠，这位是家母。”

灵芝长于山野，不熟悉官场礼仪，不知该怎么称呼，初次相见，非亲非故，也罢，胡乱叫一声：“夫人！……”

提督夫人含笑拉住她的手：“白姑娘是仙山来客，不必拘泥于俗套，敏儿常念叨大名，有幸相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就叫我姑姑吧！”

她很随和，没有贵妇人架子，灵芝心地善良，从小失去母爱，对中年女人有一种偏爱，在永绥初见龙朶妹也是这种感情，这位穆夫人是穆克敏的母亲，儿子能有赛孟尝的美名，少不了母亲的言传身教，心中便有了好感，坦然地道：

“灵芝是个野女子，不懂礼节，夫人不嫌弃，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！”

提督夫人笑道：“好，这就好，我也倚老卖老，叫姑娘的芳名了！”

“我叫灵芝，姓白，有一个不雅的外号飞刀女侠，其实不中

用，没出剑门关就栽了！”

“人有差错，马有失蹄，飞刀女侠英名远播，连我这个不出门的老太婆也如雷贯耳。敏儿既把你请来了，就多住些日子。”

提督夫人挽住灵芝的手，十分亲热地走进客厅，按她坐在铺有坐垫的太师椅上，她和穆克敏相陪，丫头献茶，端来成都各种名贵糕点，摆满了茶几。

“灵芝姑娘不用客气，随便吃点儿。”

灵芝想起吃牢饭的情景，差点儿笑出声来，人啊，一忽儿天上，一忽儿地下，可笑极了。穆夫人正仔细地端详她，剑眉秀目，桃腮笑靥，光彩照人，眉宇间的英武之气，使她的绝世姿容更富有魅力，可怜楚楚中透出几分稚气和顽皮，难怪敏儿一见钟情，挖空心思，非要她出面周旋不可了。她也很喜欢灵芝，既然敏儿相中她是未来的儿媳，自然要摸一摸根底，笑吟吟地问：

“灵芝，你老家是哪儿？”

她茫然：“老家？……”

穆夫人解释：“也就是祖籍。”

灵芝仍很茫然，甚么叫祖籍？她的祖籍在哪儿？爷爷沉痛的叙述，奶奶的祖父是大官，被雍正皇帝杀了全家，奶奶被白莲圣母救走了，十几年后奶奶和爷爷约集三山五岳的剑仙侠客，进皇宫刺杀了雍正皇帝，拿走了镇国宝刀。大批皇宫侍卫们奉旨四出，追杀刺客。爷爷奶奶隐居天目山，生下了她的爸爸白天目，后来有了妈妈，也有了她。十八年前，长眉判官一伙皇宫侍卫找到了天目山，仗着人多，一场厮杀，爸爸妈妈死了，爷爷奶奶抱着她杀出重围。后来，爷爷上了梵净山，看破红尘，当了和尚；奶奶去了天山……

她的祖籍在哪儿？

梵净山还是天山？

穆夫人见灵芝神情恍惚，不便再问。穆克敏忙笑道：

“额娘，灵芝女侠四海为家，行侠仗义，哪象凡夫俗子，念念不忘生养她的弹丸之地。”

穆夫人笑道：“怪我多嘴了！比如我家，从关外来关内，又来四川，在成都就几代人了，这祖籍嘛，连我也说不清楚。敏儿，倒是你开口灵芝女侠，闭口灵芝女侠，未免生分，如果灵芝不嫌弃，就叫灵芝妹吧！”

穆克敏笑咪咪地望着灵芝。

灵芝笑道：“我野惯了，讨厌哥呀妹的肉麻，我们是不打不相识，既是武林中人，就叫名字爽快！”

穆克敏拍手道：“好，我就斗胆叫白灵芝了！”

“何必斗胆，只管叫，我也叫你穆克敏！”

“也叫飞刀女侠！”

“也叫赛孟尝！”

他们呵呵大笑，穆夫人也笑。初相识就不忸怩，这姑娘果然大方。

丫头在门口禀报，酒宴摆好了，请夫人公子入席。穆夫人起身，手挽灵芝，穆克敏随后，来到花厅。一张红漆大圆桌上，摆的是川菜鱼翅席，泸州大曲。三人落座，丫头斟酒，灵芝有些拘束不安，穆克敏救她又盛宴款待她，必有企图。

时令已是春末，花厅后是花园，百花竞相开放，蜂绕蝶飞，荷花池里蓓蕾累累，不时有游鱼跳跃。

穆夫人举杯：“灵芝，欢迎你到舍下作客，昨夜受了惊扰，先敬一杯压惊酒。”